

古村落的文化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

——以浙江省楠溪江流域苍坡古村为个案

黄涛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温州 325035)

摘要: 著名古村落苍坡村的古建筑景观呈现珍贵的宋代风貌, 是传统社会耕读文化遗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苍坡古村成为该地区重要旅游景点, 村中古建筑也得到了以当地旅游部门为主导的保护和开发, 但近年来该村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问题, 其经验与教训值得深入探讨。古村落不仅是古建筑遗址, 也是现代农村社区。在保护、展示古建筑的同时, 不能忽视、损害古建筑主人即村民的活态文化和生存利益, 应该合理传承、完整展示与古建筑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而且古村落的保护工作应该由当地村民作为主要实施者, 政府管理部门应承担指导与资助责任, 而不能代替村民成为保护工作的主体。

关键词: 古村落; 文化遗产; 社区发展; 楠溪江; 苍坡村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3555(2009)05-0046-09

DOI: 10.3875/j.issn.1674-3555.2009.05.007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 xuebao.wzu.edu.cn 获得

苍坡村是浙江省永嘉县楠溪江流域古村落群中最具代表性的村落之一, 1991年被列为浙江省历史文化保护区。该村历史悠久, 始建于五代后周, 现有村落形成于南宋淳熙五年, 其特色是村庄以“文房四宝”布局, 现存古建筑呈宋代风貌。该村原是楠溪江古村落群中最副盛名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赏, 客源经常保持旺盛状态。但随着村落经济水平的提高, 村中的新式多层楼房越来越多, 相关政府部门虽努力控制而成效不大, 已经很大程度地破坏了古村落风貌, 近几年游客稀少, 并引起社会关注。苍坡村的物质遗存保护有不少令人担忧的问题, 同时该村的民俗文化调查工作也基本没有展开, 其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思路尚需探讨。

本文以苍坡村为例, 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 探讨如何将古村落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 如何对古村落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和活态保护, 如何将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社区发展相协调, 如何在进行遗产保护的同时尊重当地民众的意愿、符合他们的生存利益, 以及如何加强古村落民众的文化保护自觉意识并使之成为保护工作的主体。

一、作为现代农村社区的古村落

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 古村落也是村落。然而, 这一看起来很明白的常识, 长期以来却被各方面忽略了, 旅游者、管理者、学者等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古村落的古建筑上, 而对古村落的村民、活态文化、社区发展等不同程度地忽视了, 好像古村落就不是村落了, 只是古建筑的若隐

收稿日期: 2009-07-20

作者简介: 黄涛(1964-), 男, 河北景县人, 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传统节日, 民间语言, 文化遗产保护

若现的、可有可无的容器。所以，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申明：古村落也是村落。只不过它是拥有较大规模的、保存着相对完好的典范古建筑的村落，古村落保护及其研究应该也必须注意它作为村落社区的一面，加入村落研究的视角。

自民俗学在中国建立以来，民俗学者们就把研究重心放在农村地区。这是由于城市社区在文化变革与创新上走在前面，而传统民俗文化在农村得到更多的保留。村落是农村地区的主要空间表现形式，村落民俗研究在民俗学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但是，传统意义的村落研究与古村落保护是既有关联又有较大差异的不同话题。以往的村落研究看重村落是承载较为厚重传统文化的空间或社区，一般不涉及古村落保护问题，而近年来的古村落保护及其研究则把关注点集中到古建筑上，这是近年来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出现并成为热点的问题。后者很少关注村落民俗的调查、研究和保护，已给古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带来了较为严重的问题。

古村落中的古建筑都是在长期的传统社会中自然形成的，它们是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历史文化的凝结物。近代以来，中国经历多次社会动荡，生活、文化都发生巨大变迁，而这些在形态、功能上已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古建筑幸运地保存下来，近年来在全球化、现代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这些集中反映传统历史文化的特色景观备受社会和学界关注，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究和大众旅游的热点。许多古村落的物质文化遗存还没有得到重视和保护，正在快速流逝；有些具有显著旅游价值的村落古建筑得到了各种方式的保护和开发。而各方关注的焦点在古村落的物质文化遗产方面。

据冯骥才先生归纳，各地比较好的村落古建筑保护模式有如下几种^[1]：分区式、民居博物馆式、生态式、景观式和景点式。古村落保护采取哪种模式要根据保护对象和社区生活的具体情况。这些保护模式各有其成功之处，但多数的情况是“比较注重外观、景点、路线，比较偏重于物质遗产”^[1]。这些保护模式能够采取有效措施将古建筑保护与所在社区的发展利益结合起来，基本不会妨碍当地民众的现代化需求，并给社区带来旅游收入。但是这些保护模式还是把保护重点放在物质遗存上，把物质遗存与非物质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分离开来，对古建筑所在社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视不够，也就是没有把古村落当作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综合体，也还不是最为妥善的古村落保护思路。

就目前来看，苍坡村保护状况还不能归入上述几种保护模式之一。目前，该村已被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外来者进入村落要买门票，但村内格局仍然大致保持原貌，并没有像周庄、乌镇等景点式古村落按着旅游需要进行整修和改造；村内几个代表性古建筑分别设立为小型博物馆，但并不像山西的王家大院、常家大院等那样搞成脱离社区、集中重建的民居博物馆，它们就分散在村中民居之间，其余民居古建筑也还作为私人住房使用或闲置。所以，总体来看，苍坡村还是常态下的村落，一个与社会环境融为一体的现代农村社区，只不过它是一个拥有优秀古建筑资源的特殊村落。由于古建筑保护政策的限制和发展旅游的实施，这些古建筑的存在对苍坡村民的生活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并没有根本影响，村民们仍然像当地普通村落的农民一样从事各种生产活动。

苍坡村的物质文化遗存主要包括村落格局和古建筑，这些都是古村落村民生活的设施、环境、场所、财产，其文化蕴涵也是村落文化的一部分。要妥善保护这些物质文化遗存，自然要将之纳入村落整体发展体系之中，使之成为苍坡古村作为现代农村社区的生存发展工程的一部分。要研究其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也必须将这些物质文化遗存视为村落资源、村落文化的一部分，要了解这些村民的生活、文化、愿望和利益。这需要对苍坡村的整体情况做深入细致的调研，这里仅根据初步调查资料，勾勒苍坡村的概貌。

(一) 苍坡村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历史渊源

苍坡村位于永嘉县岩头镇北面6公里处,背靠笔架山,东对楠溪江,邻近仙清公路,交通较为方便。苍坡村的历史源流及旅游价值与楠溪江流域的地理风物密切相关。楠溪江位于温州市北部,发源于永嘉县西北部山岭,由北向南注入瓯江,再流入东海。楠溪江全长145公里,流经永嘉县2/3的地域,流域面积为2429平方公里。其上游、中游称楠溪,由大楠溪、小楠溪等支流会合而成;下游称楠江,水流较开阔并受东海潮汐影响,又称“潮港”,是永嘉水路交通动脉。楠溪江流域三面环山,东西北三面皆为雁荡山系,南面为瓯江横亘阻隔。此地又邻近东海,形成一个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该地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唯夏秋之交常有台风肆虐,过去该地频繁遭受江水决堤与暴雨倾注带来的洪涝灾害。故当地村民沿江大举植树造林以抵御风灾洪涝,也使此地多了树木葱茏之美。楠溪江两岸有宽阔肥沃的冲积盆地、河谷平川,适宜人类繁衍生息。西汉初年,越王勾践的后世子孙在这里建立东瓯王国,东晋始设永嘉郡,“永嘉”为“水长而美”之意。

楠溪江流域的地理环境很像与世隔绝而又风景优美的世外桃源。《永嘉县志·疆域》引《浙江通志》说^①:“楠溪太平险要,扼绝江,绕郡城,东与海会,斗山错立,寇不能入。”正是这种环境在历史上曾吸引着大批逃避乱世的人们来此定居。该地古村落群的形成即得益于两次人口大迁徙:一次是晋代,一次是晚唐五代。

西晋末年,大批北方名门望族、文人学士随皇室南渡,使江浙一带人文勃兴,永嘉也在六朝时相继迎来多位大学者任太守^②,如王羲之、谢灵运等。明代任敬在《温州府志·序》中说^③:“尝考东晋置郡以来,为之守者如王羲之治尚慈惠,谢灵运招士讲学,由是人知自爱向学,民风一变。”自此永嘉人勤耕苦读,尊师重教,文风鼎盛。晚唐五代时期,战乱频仍,又有大批避乱之人来此。五代十国时期闽国皇帝王曦残暴无道,许多名门望族北迁到楠溪江流域定居,现在的苍坡、芙蓉、岩头、枫林、花坦、溪口等古村落都是那时的先祖由福建长溪前来创建的。

现存古村落群多位于楠溪江的上游地带。在大楠溪、小楠溪及另几条溪流相汇聚的区域,有一片较为宽阔和肥沃的冲积盆地,晋代以后,这里逐渐人烟稠密,村落众多。苍坡村就是大楠溪冲积盆地古村落群中的一个^{[2]22-27}。

苍坡村的村史可见于近年发表的许多文献,各处说法大同小异,这里引用本村李氏第三十七代世孙李盛仙和李盛献编写的小册子《苍坡》中的一段^④:

据苍坡村李姓宗谱记载,五代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一世祖李岑为避战乱,从福建长溪迁居来到这里。到第九世净堂公时,筑堤引水,建园种树,“环绕所居之东南”,大功未成便死去。他的妻子刘氏“克继成其志遂成台池之胜”。这便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東西两池塘及塘岸。迄今已延续了40多代。现今的苍坡村是南宋孝宗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九世祖李嵩邀请国师李时日规划的,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虽然古村历经沧桑,却依然保存着宋代建筑风格。其寨门、寨强、水系、街巷、民居、宗祠、台榭、殿宇等无不浸透了浓郁的南宋遗风。

① [清]崔锡修,齐召南,汪沅纂.永嘉县志[M].晋江施廷灿乾隆30年(1765年)刻本.

② “永嘉”在历史上为郡名,辖境相当于今温州市区、永嘉县、乐清县等区域,以及飞云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

③ [明]王瓚,蔡芳.弘治温州府志[M].胡珠生,校注.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④ 李盛仙,李盛献.苍坡[M],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3.该小册子是村民出售给游客的景点介绍性读物,每本要价5元,是否确为香港正式出版物尚待查证.虽存此疑点,但其中内容无疑是为村民认同的.

（二）苍坡村的人口构成

苍坡村现有880余户人家，2900余口人。村中有土地14.3公顷，每人平均2分地。当地有“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说法。村中现有7个姓氏：李、潘、徐、周、黄、郑、吴。李为世居大姓，其余姓氏都是以被招女婿的方式进入村里的。

（三）苍坡村的经济状况

村民的经济收入主要依靠以下几个方面：（1）种蔬菜。这是苍坡村民的首要收入。各家都有种植蔬菜的大棚，每亩地收入少则1万元，多则2万元。有的人家一年卖菜收入就5、6万元。（2）种柑橘。全村有柑橘树4万多株，平均每家有柑橘100株左右。苍坡柑橘在温州很有名气的。（3）种稻子。全村共有4百多亩地种植单季稻，夏季播种，十月收割。麦子、玉米种得很少，地瓜也种得不多。所收粮食主要是自己吃。村民说：“种粮不划算。”（4）做小本生意。主要是倒卖桂圆。桂圆成熟时，村里每天都有几十户人家做卖桂圆的生意。所卖桂圆并不是自己种的，是福建产的，大家从温州买来，运到永嘉县来卖，早晨出发，晚上回来。另外，也贩卖衣服、红枣、荔枝、白糖等。（5）“打工”。村民所说的“打工”实际是指去外地做生意、开厂子等，很少干苦力。如潘姓人家在外地开超市，一年能赚几十万。本村中青年人大部分都去外边做生意了。本地危险的活儿、装修一类的活儿都是外地来的人干的。还有一些其他收入，如养猪养鱼。村里一户人家拥有永嘉县最大的鱼场。村里现有十几辆轿车，主要是做生意的人买的。一般人交通工具是摩托车、电瓶车。小部分人家里装了空调。

（四）苍坡村在节庆婚丧方面的风习

村民过的节日主要有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其中清明节很受重视，在外地工作的人都要赶回来扫墓，端午节、中秋节不用赶回来。婚俗方面，村民成亲主要靠媒人介绍，很少自由恋爱而成婚的。过去有同姓不婚的习俗，现在村里李姓内部也通婚了，辈分差距很大也没关系。同姓通婚的人家有几十户了。订婚的时候男方要送3-5万的彩礼，不过女方会返还一部分，一般送5万返回1万，送3万返回6千元。办婚事时不坐轿，闹洞房的习惯也没有了。不在家里办婚宴，都到酒店、宾馆里请吃饭。有些人只订婚不结婚，在外地生了孩子再回来办婚事，这是由于村民还有较浓重的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的思想，设法逃避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很重视办丧事，都大操大办，比办婚事花钱多。办一回丧事，花钱多的要5-6万。钱主要花在搭彩棚、放礼炮、做道场。酒席办得不多。村民送了礼钱，办丧事的人家回送一部分，如送1百返回30-40元，就不再请他吃饭了。

毋庸讳言，吸引外界和游人的，主要是村中古雅、恬淡、秀丽的乡土建筑，确实单纯靠古建筑与古村布局也能吸引游客。但是苍坡古村显然不是那种没有居民、专供参观的博物馆式园林，而是村民在此世代生息繁衍的村落社区，只不过他们祖先的生活设施无意而幸运地保留下来了。外界注重了其古建筑，却忽视了这一村落主要还是数百名村民生活的现代社区，从而导致古村落保护策略上的失误。

二、苍坡村的物质文化遗存

苍坡村确实拥有很优越的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它主要由两方面组成：一是村落格局，二是村中古建筑。

苍坡村的总体布局按“文房四宝”设计：进入村落寨门首先看到的两方池塘，被当作“砚池”。池塘边的大条石被解释为“墨条”。村中唯一的一条主街成东西向延伸，长约330米，直指村西约

几百米处一座山峰,该山峰蜿蜒起伏如笔架,故称“笔架山”,该街道则称“笔街”。笔街向东方指向另一村落后边的青尖峰,村民将笔街与该山峰组成的景观解释为“文笔清秀”。村子四周用石头砌的寨墙围成方形,村民说整个村子的空间就是一张纸。传统时期的永嘉乡土社会历来推崇半耕半读的生活方式,代代宣扬“耕以致富,读以荣身”或“耕为本务,读可荣身”的祖训族规,所以这种“文房四宝”的村落布局是楠溪江流域乡土文化的典型写照,也为苍坡村赢得了很大名声。

苍坡村的古建筑也有很大的文物价值。村中的建筑物景点主要有:车门(寨门)、仁济庙、李氏宗祠、望兄亭、池塘、水月堂、三份祠、一泉四井、八卦井等。这些主要建筑物都是村中的公共设施,也是该村重点保护对象,从物质遗存层面讲还保存得比较完好,可供参观。另外,大部分人家还保留着建筑风格与上述公共设施一致的老房子。这些老房子与公共建筑物一起,构成了苍坡村古雅珍稀的风貌。根据苍坡村李氏宗谱记载,村中古建筑应为宋代风格,如果没有新建的现代建筑,整个苍坡古村可说是一座典型的“宋庄”,是宋代耕读文化遗址。著名作家汪曾祺参观后赞美道:“村古民朴,天然不俗。秀外慧中,渔樵耕读。”

“楠溪江畔多村落,古村最好是苍坡。”这是流传在苍坡村人口头的一句话。确实,在20世纪80年代苍坡村作为古村落被社会发现以后,在近20年的时间里作为楠溪江古村落群中最为耀眼的一颗明珠获得了全国性的名声。直到现在,楠溪江最有名的古村落仍然是苍坡、芙蓉并提,只不过现在常见的提法是芙蓉、苍坡,而过去的排列顺序是苍坡、芙蓉。这种排列顺序的改变不是偶然的,而是表现了两村作为古村落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调整。现在,人们公认芙蓉村的古村风貌保持较好,游客较多;而苍坡村的建筑格局新旧参差,游客稀落。村民们说到这一点都有些失落和无奈。村民李显春说:“苍坡村原来声誉很好,后来到过这里的人一看见很多新房子,卫生也不好,回去就跟别人说,不要去苍坡了。”这话说得很实在,基本上概括出了苍坡村游客稀落的原因。下面我们再看游客的看法。2002年10月22日“磨坊”网站的“自驾之路”论坛贴出了一位深圳网民的游记,叙述他在当年九、十月份游历福建、浙江的观感,其中有涉及芙蓉、苍坡两村的内容^[3]:

我们仍然是6时起来,这几天可能是受到了太姥山和尚的感染,每天很早就睡不着了,在小店吃了糯米饭,7点来到芙蓉村,门票10元,村口有“唢呐乐队”迎接,芙蓉村始建于唐代末年,元末明初重建,村民都姓陈。一进村门,右手边就是宗堂,和江南很多已开发的古村落一样,陈氏宗堂已经成了展览室。里面摆放着很多介绍几百年来本村的状元、举人的图画、石匾,门外有一个戏台。一条溪水从村后地势高的稻田流入,在村口分叉,流经到每户人家,这有点象云南丽江,只是水没有丽江那样青,水流也不大,很多村民在家门口洗菜、洗碗、洗衣。有一家还在使用双缸洗衣机。漫步石径小道,旁边尽是些有些年代的老屋,之中也掺杂一些现代的玛赛克建筑,使人感到有些不协调。

告别了芙蓉,我们又来到苍坡,苍坡村玛赛克建筑明显增多,村民的市场意识也要强一些,宗堂已名为苍坡民俗馆,村中还建有苍坡婚俗馆,每天定期给游人表演几次,门票也成了15元,我们觉得没多大意思,只简单看了看民俗馆中的楠溪江摄影展就出来了。岩也看了,古村落也参观了,接下来的主题只有漂流了。

由上可知,在2002年,对于游客来讲,芙蓉村的旅游价值已经超过苍坡村了,原因就在于苍坡村的新建筑更多,“发展旅游”的意识也更强。但是这时候苍坡村还有一些游客,每天还有民俗表演,门票也高于芙蓉村。到我们来苍坡村的2008年7月,来苍坡旅游的人很少见了,以至于

在这一天，除了我们的调查小组外，笔者没有见到一个游览者。村民说，前些年村里有人利用自己的房子开办了餐馆和旅店，但近几年游客稀少，赚不了钱，又都关闭了（我们调查小组吃午饭是在6公里外的岩头镇）。

村中古貌被破坏主要是村民居住的老屋不能很好保护，有些村民从自己的生活需要出发拆掉老屋，或在老屋旁边盖起新式楼房。虽然政府部门制订了关于保护村中建筑风貌的规定，但是这些老屋毕竟是村民私产，村民盖新房也是出于生活所需，而政府部门又没有拿出更好的处理办法，所以对村民盖新房的行为屡禁不止。这一问题牵涉到各个方面，正是古村落保护的主要症结所在。

三、古村落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密切关联

如果考虑到古村落的村民们，那么古村落不仅是拥有物质文化遗产的场所，也是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即古村落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1]。实事求是地说，古村落虽然有着优秀的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一定是优秀的或有突出特色的。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忽视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由。因为古村落正在存活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古建筑承载的文化内涵的现代传承，它与古建筑是水乳交融的关系。如果没有古建筑所处环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较好地活态传承，这些古建筑的价值也会大打折扣或变得索然寡味。苍坡村的现状恰好提供了这样的例证。

苍坡村的古建筑蕴涵着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其“文房四宝”布局显然是传统社会耕读文化的反映，其大小宗祠、四合院民居是宗族文化的传承场所，仁济庙则是村民从事信仰活动的场所，其寨墙、凉亭等公共设施则是对外相对封闭、对内强化凝聚性的村落文化的体现，那两方映照出笔架山的秀丽池塘，不仅是“文房四宝”的组成部分，还是古人阴阳风水、五行八卦思想的结晶。传说南宋淳熙五年国师李时日受托设计苍坡村布局时，注意到苍坡村的环境火旺缺水^{[2]54}：东方甲乙木，村东有一片密林，木易着火；南方丙丁火，火气很旺；西方庚辛金，而村西笔架山顶峰也形同火焰，属金被火炼；北方壬癸水，村北却没有水流湖泊。于是李时日建议在东南方寨门里边修筑双池以蓄水，同时在村落四周开渠引水，认为这样可以以水克火。人们又将这池塘附会为砚池。现在作为村民重要休闲场所的望兄亭与村外东南方不远的送弟亭则承载着一段兄弟相亲相爱的动人故事，传播着儒家“兄友弟恭”的人伦理想。无疑，这些物质形态的古建筑文化遗产，与其相关的传统文化内涵是表里相依、不可分割的。

在漫长的传统社会，这些古建筑作为村落的私人或公共生活设施，一直发挥着其正常功能。自从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彻底转型以来，随着传统文化大规模地被批判、被舍弃、被打断，这些建筑物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实用功能，或者因不适应现代社会而功能衰退。因为政治运动影响，有些建筑物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毁坏，如供奉平水王的仁济庙中的神像在1953年就被捣毁，大殿和走廊天花板上的壁画、屋顶上的麒麟、龙凤雕塑等也在文革中被损坏；宗祠内的祖先神像与牌位也在解放后被毁掉。自然风化因素也对建筑物造成很大程度的毁损。有些居民为了住上新房子、不懂得珍稀古建筑，也对老屋造成毁坏。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极“左”错误被纠正，社会上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转变，同时兴起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潮，这些古建筑成为珍贵遗产。但是此时开始的对古建筑的保护是由行政部门主导的，具体来说是由县旅游局来领导、主持的。

苍坡村的李氏宗祠在建国前是苍坡村与邻近方巷村的李姓人家举行宗族活动的中心，也是两村举办较大型戏曲演出的场所。建国后，宗祠内用以举行活动的设施全部拆毁、撤掉，改成了村级小学，建筑格局经过多次改建，与原貌有很大差距。20世纪80年代后，县政府拨出专款进行了

修复,基本恢复了建筑物原貌,随后把它与仁济庙连在一起作为“楠溪民俗馆”的一部分供游人参观。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并没有修复原有的祖先神像与牌位,这种对文物性建筑物的修复是不完善的。即使单纯为了向外展览,也应该展示其原貌,没必要将宗族文化设施当作糟粕、丑陋的东西予以避讳、遮掩。再进一步地说,在修复宗祠之后,某些不适合现代社会的宗族习俗会消失或明确禁止,但是一些适合现代社会的、有益于村民生活的宗族习俗以及文艺活动可以继续宗祠内举行,这样,宗祠的使用功能可在现代社会得到自然传承和演变,它也继续成为村落生活的设施而存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变成摆设^①。三份祠的情况类似。这本来供奉的是李氏某代祖先的三兄弟,现在被改成了“女织馆”,陈列传统时期女工用具和女性服饰。其房门上方匾额上写着“女织馆”几个大字,经询问才知道此处原为三份祠。村民说,这里原来供的是祖先,后来要搞旅游,不准敬祖先了,就摆上了这些。这些东西大部分是从本村收集的,小部分是旅游局从外面收来的。后来因游人稀少,女织馆没设专人看管,有几件玻璃柜内的展示品被村民偷走了。

仁济庙为一处宫殿式的建筑,据说是按着南宋宫廷殿试的试场格局设计,而其三面临水,正殿中心位置为四方水池,布局很有特色。这里供奉的是主掌水利的平水王。庙前墙上悬挂的一块木牌介绍说,平水王就是《世说新语》中讲到的晋朝周处,江苏宜兴人,有少时作恶又痛改前非、降虎斩蛟的事迹。现在村民也认为平水王就是周处。而据明代宋濂《温州横山周公庙碑》记载,晋代还有一个叫周凯的人,浙江平阳人,有治水除蛟之功,唐代被封为平水显应公,宋代被加通天护国仁济之号,其庙被赐以“仁济庙”匾额。从记载看,仁济庙供奉周凯之说更为可信,可能是因《世说新语》的缘故,人们将周凯混为周处了。而周处有浪子回头的事迹,也便于人们教化子女。仁济庙正门匾额上高悬“楠溪民俗馆”五个大字,里面有一块约一人高的木牌介绍楠溪江、永嘉县的历史、民俗,大殿内沿墙摆放着传统农具。大殿东南角有十来个村民围着一张方桌在打牌,一群孩子在玩耍。该建筑有很高的建筑学艺术价值,而其目前的展示设计使其历史文化价值显得混乱不清,给人不伦不类的感觉。仁济庙后面是太阴宫,其神像也被拆毁,而改成了“楠溪江摄影展”。

在西砚池的北侧有一处保存较好的古屋,也是一处公共设施,屋门木牌上表明“古村耕读文化展馆”,里面展览的是生活用具、婚俗物品。据了解,这里原来是村里接待外来宾客的地方。

这几处公共设施都位于离寨门很近的地方,是村里的活动中心,也是古村的主要景点。目前这几处古建筑的展示方式集中体现了苍坡村保护工作的领导者也是主要实施者——永嘉县旅游局的工作思路。这种思路对一般村民的观念也有很大影响。在访谈中,笔者多次问到一些展示或保护措施的缘由,村民都说到这样的话:“要搞旅游嘛”、“那是旅游局让搞的”、“旅游局让拆的”等等。我们看到一户人家的屋顶房梁处并排贴着两张布质的八卦符咒图,右图的文字是:“符镇九州龙虎伏平安,法行四海鬼神惊吉庆”,左图写的是:“道德高超龙虎伏,法力无边鬼神敛”。我问房主大爷这两张图是什么意思,他摆摆手说:“那是迷信,现在搞旅游不兴这个。”可以看出,县旅游局的工作思路是一方面下大气力保护古建筑,一方面要努力向外界展示“值得肯定的”传统民俗文化,如生活用具、劳动工具、民间工艺等,而回避宗族文化、民间信仰、阴阳八卦等历史文化。但是宗祠、庙宇本来就是这些历史文化的结晶物,如此展示就不能使参观者完整了解这些古建筑的文化价值;同时,也阻碍了这些传统文化形态在现代农村的自然演变与传承,加剧了传统文化的断裂。

^① 在我们去调查时,李氏宗祠主殿内原来摆放祖先排位的位置前面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已干枯的鲜花。村民说,这是海外李氏宗亲清明节回来扫墓时摆放的。

县旅游局采取行政措施禁止人们毁坏古建筑、乱建新房，也投入财力修缮一些古建筑，同时组织旅游开发的相关工作，如搞习俗表演、民俗展览等。这些工作对古村落保护都起了正面作用。但是行政部门的保护工作在指导思想和具体措施上都必然要符合国家对某些文化问题的政策尺度、政治导向，这固然能够保证古村落保护工作有正确的政治导向、避免出现违背政策的偏向，但是也会有某些方面的局限性。特别是在新时期，国家在调整对传统文化的政策时有一个探索研究的过程，县旅游局的保护工作如果仅凭已发布的文件精神、按照以前的政策导向来进行，就会落后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形势，不能根据古村落的实际状况采取切实有效的创新性措施，而对古建筑的保护造成负面影响。在对待宗族文化、民间信仰等方面，国家政策有一定的灵活性。比如许多村落的婚丧、家庭纠纷等事务由同姓亲族中有威望的人来组织，以个人形式自发自愿进行，并不危害他方利益的民间信仰活动，这些是不违背国家政策的民间行为，是为政府部门允许的。但是苍坡村的古建筑保护工作由政府部门主导，而非民间行为，在做法上就采取了保守的、严格的尺度，主要表现在与这些公共设施有关的宗族文化、民间信仰活动，管理部门倾向于认为这些是封建的、落后的或“迷信”的，事实上是采取了排斥、取消的措施。这就使宗祠、庙宇等公共设施没有完成它们在现代社会的功能调整，而成了单纯的展示性文物，成为脱离村落正常生活的点缀性景观，这实际上是对完善意义的古建筑保护的损害。

四、结 语

古村落既有珍稀的物质文化遗产，也有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双遗产的综合体；它既是传统社区的遗存形态，也是作为现代社会一部分的村落社区。社会对古村落的关注常出现这样的情形：旅游者到了古村落主要看古建筑，行政管理部门也围绕古建筑保护制定严格的政策、投入一定的资金，学者、艺术家们也把注意力放在这上面。这种对古建筑的强烈而专注的兴趣很容易导致一种简单的逻辑错误：古建筑就等于古村落。这种逻辑错误看起来是如此显而易见，如果单纯从字面上和概念上说，即使是小孩子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古建筑当然不等于古村落。但是事实上，在很多地方，旅游者、管理部门、学者们却在不自觉间犯了这样的简单逻辑错误。这是由于古村落之所以被称为古村落，也确实首先在于其古建筑。在注意古村落问题的初期，保护策略不完善、学术研究没跟上的时候，确实容易发生这样的偏向。旅游者对古建筑的游览兴趣无可厚非，而管理者与学者的兴趣必须同旅游者的兴趣分道扬镳：古建筑保护肯定有利于旅游，但是从发展旅游的角度出发对待古建筑，肯定不利于、甚至是毁了古建筑保护。这种偏向忽略了一个根本事实：这些古建筑里面或周围住着活生生的人，这些古建筑曾经是这些人们祖先的居所和设施，而且现在仍然为这些村民所居住和使用；古建筑不是脱离具体时空的空中楼阁，而是特定村落社区的生活设施的一部分，不仅与拥有他们的村民们的历史息息相关，也与其现实生活密不可分。单纯从旅游的角度出发，会导致各方面对古建筑进行过度的、不适当的开发利用；行政部门从发展旅游或者仅从保护古建筑的角度而进行的强力干预，则使古建筑的主人——古村落村民们处于被动的、不相干的甚至是抵制者、反对者的位置。

把关注焦点放在古村落的物质遗存上面，不关心与古村落物质遗存密切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关心古村落居民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发展利益等，这种兴趣和思路显然是有偏颇的，按这种思路进行古村落的保护则是严重缺陷的、不完善的，不能使古村落获得可持续发展，实际上也不能对古村落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完备的开发和展示。完善的古村落保护，不应只重视保护、修复古建筑的物质层面，也应该完整展示、合理传承与古建筑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保护、展示

古建筑,不能忽视、损害古建筑主人即村民的活态文化和生存利益。而且古村落的保护工作应该由当地村民作为主要实施者,政府管理部门应承担指导与资助责任而不能成为保护工作的主体。

致谢:2008年7月,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师林亦修、研究生曹苗苗与笔者一同赴苍坡村调查,这里对二位调查中的协助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 [1] 冯骥才. 文化遗产日的意义[N]. 光明日报, 2006-06-15(6-7).
- [2] 胡念望. 芙蓉、苍坡以及楠溪江畔的其他村落[M].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1.
- [3] wq4365. 十一浙江、福建作业[EB/OL]. [2009.07.18]. <http://www.doyouhike.net/forum/23307,0,0,1.html>.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of Ancient Villages —— Take Cangpo Village in Nanxi River Basin of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HUANG Tao

(College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Abstract: The architectures in Cangpo village, a famous ancient village, are in the precious shape of Song Dynasty and are recognized as a site of ancient farming and studying culture of traditional society. Cangpo villag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urist destination and its architectures have been protected and exploited by local tourism administrations since the 1980's. But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some issues worth concerning in the protection the cultural heritage, whos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should be further discussed. Ancient villages are not only sites of ancient architectures but also modern rural communities. In the protection and display of ancient architectures, owners', or villagers', live cultures and interests of existence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or damaged. An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closely relating to ancient architectures should be rationally handed down and completely displayed. The local villagers should be the main body in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villages while the relate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hould only bear responsibilities of instructions and subsidies.

Key words: Ancient Village; Cultural Heritage; Community Development; Nanxi River; Cangpo Village

(编辑: 赵肖为)